

父亲的三段难忘经历

■范雪峰

能当逃兵。

父亲在红3军和红2军团时期负伤10多次,其中3次负重伤几乎是死里逃生。1934年2月,在湖南龙山县茨岩塘战斗中,父亲左肩及背部神经被子弹打穿,造成左手终身残疾。1935年8月下旬,也就是担任团总书记的父亲接替余秋里任红18团政委两个月之后,在攻打敌人抬头寨的战斗中,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有3块小弹片无法在手术中取出,一直陪伴他走过了60多年的军旅生涯。

父亲参加红军后,因工作积极,作战勇敢,入伍2个多月就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他先后任副班长、班长、排长、连长、师政治部宣传队长等职,并积极向党团组织靠拢,多次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他参加红军后的头两年间,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占了上风,给红军官兵的思想造成极大的冲击。这是父亲讲过的第二段难忘的经历。

其间,父亲与许多基层干部战士初心不改,将“一心一意跟党走”的执着追求始终默默存于心中。1934年6月红2、红6军团会合后,8月根据中央指示信和六届五中全会精神,在任弼时、贺龙同志的领导下,恢复了党团组织。同年9月,在红9师政委廖汉生及另外一位同志新加坡的共同介绍下,时任师政治部宣传队队长的父亲,作为恢复党团组织后第一批入党积极分子,由共青团员正式转为共产党员。

因战争年代负伤次数过多,父亲晚年长期卧床。在病痛之中,他常回忆起那段经历并对我说:“在那样的

形势下,红军部队为什么能够生存下来并继续在极端困难的形势下坚持英勇斗争呢?”父亲谈道,这是因为,一是广大红军指战员始终保持对党的忠诚,坚信党能够克服困难,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二是广大指战员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必胜信念。一些受了冤屈的同志,宁肯牺牲都不叛变,这是因为他们坚信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是最好的;三是部分党的领导干部和广大基层官兵,对“左”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抵制。特别是红3军主要领导贺龙,在许多问题上据理力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损失。

父亲讲的第三段难忘的经历,是参加红军长征。

开始长征时,父亲刚刚痊愈归队,被任命为红2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主要负责行军中的筹粮,掉队人员、伤病员的收容以及占领敌人城后的群众宣传和扩红等工作。1936年3月下旬,红2、红6军团在滇东攻打敌人威信城来安铺的战斗中,部队伤亡较重,红军第11团政委黄文榜、第12团团总钟子廷等团领导牺牲。之后,父亲临危受命,到红2军团第4师第11团任政委。

父亲回忆,长征途中,除了时常与敌人打遭遇战之外,最大的困难是自然环境恶劣,缺衣少粮。在翻越多重雪山时,有的战士只穿着单衣。在空气稀薄、海拔高度达4000多米的山上,有的战士走着走着就冻僵了,之后再爬不起来了。还有的战士过草地时,部队筹集到的粮食很少,每个人分到的青稞粉大多只能勉强吃

三四天,途中仅靠挖野菜、捡树皮等来充饥。

“团里的干部战士一天比一天少,有的陷进泥沼里就拉不上来了……”身为团政委的父亲,每次讲到这里,眼睛总是红红的。

父亲近70年的戎马生涯,风风雨雨,跌宕起伏。父亲之所以经常跟我讲这些难忘的经历,就是要告诉我们子女,新中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作为一位老革命、老红军、老共产党员,父亲生前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我们兄弟姐妹从小到大,不管是上学,还是后来参军、工作,只要回家,父亲都会详细询问每个孩子的学习、工作、思想情况。在我参军临走时,父亲还反复叮嘱我,到部队后一定要继承和发扬老红军的光荣传统,当兵就要当一个好兵。

我怀念父亲,因为他给我留下了极为宝贵的人格人品准则,即为人处事要忠诚老实,实事求是,有一是一,不说假话。

我怀念父亲,因为他教导我怎样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不仅要组织上加入,更要思想上加入,为官一任,尽职尽责,不贪不占,率先垂范。

我怀念父亲,因为在我的思想和灵魂深处,始终觉得父亲并不曾走远,他依然在我的身边。正像他红军时期的战友杨秀山中将为他的回忆录出版题词中说的:“怀念范忠祥同志,战争年代不惜生命,和平年代视金如粪土。”这正是父亲一生的真实写照,值得我们子女始终牢记并遵循。

烽火家书

1939年2月,日军人侵琼崖(今海南)。消息传到越南后,年轻的共产党员、爱国华侨符克毅然回到海南岛,投身革命抗战救国。1940年2月11日,正在海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符克,给远在越南的父亲及兄长写下了这封家书。

爸爸和大哥:

前月在港时,曾付上一函,来书收到否?念念!家惠兄于前日来港得遇,知阖家均告安好,生意也较前兴旺,喜慰得很!

我于去年底拟返琼一行,因环境不许,不得不作罢论了。正在此时,琼侨救总会诸公,为展开琼崖救亡工作,加强华侨与当地政府的联络,乃设立总会救济会琼崖办事处,其主任一职要我负责,同时总会各服务团总的领导人又是我,因此之故,这次不得不重返琼崖……于是,返琼之念暂时只好打销[消]了。答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

我已于前月底携带大批西药品及慰劳品抵广州湾,因年关关系,没有船只来往,只得暂住这里。料再逗留数天,便能渡海了。

我近来身体都比(以)前健康,故物质生活虽然虽是很苦一点,但精神总是愉快的,并未感到任何痛苦的地方。至于工作,虽然在危险的环境中去进行,似随时有生命之虞,但我时刻想谨慎小心,灵活机(动)且吾人天相,想必安然无恙也。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命完结了,是我的人生的最大不幸了。总之,愿[愿]望你们保重身体,和睦共聚,经营生意,谋将来家庭之发展,勿时常挂我于心也。

爸和哥:你们宠爱和抚育我的艰苦和劳苦,我时刻是牢记着的。不过,在中国这样的国家里,特别是在这样严重的国难时期中,我实在是没有机会与能力来报答你们的。也许你们会反骂我不懂事吧。爸和哥别怀疑和误会吧!我之自动参加救国工作,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为的是尽自己之天职,尽其能力贡献于民族解放之前而已。我相信你们了解。国家亡了,我们就要做人家的奴隶了,抗战救国争取胜利,不是少数所能负得起的。我之参加革命工作,也希望你们放大眼光与胸怀,给予无限的同情与原谅吧。

谨此,祝阖家均安!

克上
二月十一日于西营

这是符克回国参加抗战后写给家人的第三封家书。他毫无保留地表达了对家人的思念和关爱。他给家人许下美好愿景:“爸和哥!别挂心吧!鬼子赶出国土以后,我们一定能够得以共叙天伦之乐!”然而当时海内海外局势紧张,为深入凶险的抗日战场,符克领导“琼崖华侨回乡服务团”的200余人分5批回国,在冲破日军的海上封锁时,就有7位战友惨遭杀害。

政局的动荡,敌人的残暴,战友的牺牲,都没有动摇符克救国的信念。他始终以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直面死亡的威胁:“假使遇有不幸,也算是我所负的历史使

家庭秀

那一刻
我们像分别多年后重逢的兄弟
在默默的拥抱里
问候 点赞 加油和祝愿
在彼此的微笑里
认出另一个自己
雨后初霁的河山
在你我身后绵延
我们为此而来
也将为此而去

李李志配文

定格 7月24日,执行抗洪任务的第83集团军某旅战士杨帆,与参加抗洪救援任务的父亲杨海燕(右)短暂相聚。父子俩紧紧拥抱在一起。

李 鹏摄

了一个让小沐远了解他工作的办法,只是他还要等待一个时机。

很快,时机出现了。那天,天空很蓝,忽然远处的天际传来一阵轰鸣声。

“快看!儿子!”王国辉抱起小沐远。小沐远看向天空,一架架银白色的战斗机呼啸而过,“飞机!飞机!”他兴奋地大喊。

“儿子,你不是常问爸爸为什么要待在大山里吗?就是为了它!”王国辉骄傲地对小沐远说:“这些飞行员叔叔开着战机保卫着我们的国家,而爸爸就是要保障这些战机顺利高飞在祖国的海天之上,这里虽然看不见大海,但它同样很重要!”

望着渐渐远去的战鹰,听了爸爸的解释,小沐远心中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在此后的日子里,小沐远跟着爸爸一起走遍了军营的每一个角落。他还同叔叔们一起给菜园浇水,喂小鸡、小鸭……王国辉欣喜地发现,小沐远仿佛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也懂事了許多。

本版投稿邮箱:bjbrjt@163.com

红色家风

我的老红军父亲、开国将军范忠祥,已经去世28年了,但时光的流逝并没有冲淡我对他的思念。

出身贫寒,不甘受剥削奴役,期望改变自己人生的强烈愿望,促使父亲于1926年加入当地农民协会,参加农民运动,后任乡苏维埃土地委员兼赤卫队队长。1932年5月,父亲又根据党组织的指示,率领6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了贺龙同志领导的红3军,从此戎马一生,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革命事业。

父亲曾多次与我讲过他参加革命后遇到的3段难忘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对他思想产生的影响。父亲还自豪地对我说,他挺过来了,始终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心一意跟党走,凭着坚定的理想信念战胜了所有的艰难险阻。一直以来,每当回想起父亲多次讲过的这些经历,我总会情不自禁地落泪。

1932年5月,父亲参加贺龙同志领导的红3军,一到部队就被分到第8师第24团第11连。第二天,父亲便随部队仓促投入战斗,第一仗打芦家口,第二仗打八子店,第三仗打皂市,第四仗打京山的鸭子咀……一个星期连续打了七八仗。在这期间,全连陆陆续续牺牲了10多名战友,负伤的就更多。这段难忘的经历,父亲生前多次对我讲过。他说:“战争的残酷让人始料不及,生与死的抉择是对每个红军战士最严峻的考验。”他认为,打仗就不能怕死,更不



到大山里看海军爸爸

■李羊卓 冯磊

新奇的世界,兴奋地在营区里跑来跑去,这边看看,那边摸摸。可没过多久,他哭了起来。

王国辉夫妇赶忙走上去询问原因。

小沐远抽抽搭搭地问道:“爸爸,你不是海军吗?为什么你工作的地方没有大海?”

王国辉明白了。原来,在儿子的认知里,认为海军就应该乘着军舰劈波斩浪航行在大海上。

王国辉的工作确实跟军舰没什么关系,但他又不想让这个正痴迷海军的小男子汉失望。该怎样让儿子理解自己的工作呢?

接下来几天,小沐远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山上的生活条件本来就比较艰苦,再加上夏天天气炎热潮湿,

蚊虫又多又毒,有时大人都受不了,更不用说孩子了。小沐远身上被毒蚊子咬了好多包,又疼又痒,晚上经常睡不好觉。军营里也没有同龄孩子和他玩,就连来之前电话里答应带他玩的爸爸也经常忙得不见人影……没见到大海和军舰的失落,加上山上单调艰苦的生活,让小沐远一点也不愿意待在这里,总闹着要回家。

经过几天的苦思冥想,王国辉想出

迷彩军娃

那段时间,王国辉的儿子小沐远在电话里嚷嚷着要来部队看他。

“这里又热又潮湿,蚊虫也特别多,孩子还小,吃不了山里的苦。”电话里,王国辉对妻子说出了心中的担忧。

“我看未必,你太小看咱们儿子了。你是不知道,最近他迷上了海军,尤其喜欢军舰,家里都买了好几个军舰模型了,他还整天说自己长大了要像你一样当一名海军!”妻子的一番话感动了王国辉。不久后,妻子带着儿子小沐远出现在了军营门口。

刚到军营,小沐远仿佛进入了一个

家事

娘是一位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她年轻时,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省会济南。那次还是爹带娘去的,为给弟弟治病,娘每天奔走于医院内外。

娘有一个心愿:去北京看天安门。读小学时,当我第一次在书里看到天安门城楼,还特意跑到娘面前指着图片,拍着胸脯信誓旦旦地承诺:“等俺长大,带娘去北京!”娘伸手轻捏我的鼻尖,笑着说:“行,娘等着享你福哩!”没想到,这一等,竟让娘等了20多年。

“去北京!”这是我当兵后每年回家探亲都要提起的话题。但一开始是因为家里经济条件不允许,后来是由于娘要照顾哥哥家的两个孩子抽不开身,“陪娘进京”的计划,一年又一年在娘委婉的拒绝中搁置。

2017年5月,我出国执行维和任务前,将稿费汇款地址改到了老家,并把证件交给娘:“邮局送来的汇款单都是稿费,您代领存好,以后咱们拿这笔钱去北京玩……”娘认真地把我的证件收好,笑着说:“去啥北京啊,娘盼你回来后结婚抱孙子哩!”

一年后,我与战友圆满完成维和任务,被联合国授予“和平勋章”。回国后,我将“陪娘进京”列为探亲休假的头等大事。

陪娘去北京

■韩立建

2018年7月3日,我陪娘踏上了旅程。在人潮涌动的首都,乘地铁、住酒店、尝美食、逛商场……这些对娘来说都非常新奇。在天安门城楼前,在长安街上,娘久久地驻足观看,还时不时地对我说:“以前只能在电视里看到,今天终于看到真的啦!”

北京的商场里,商品琳琅满目。但娘逛来逛去,嫌东西贵,说啥也不买。我悄悄记在心里,待晚饭过后,将娘送回房间,再悄悄返回商场把娘中意的东西买回来。为了不让娘心疼钱,这次旅行中,我有时会对她撒个谎,比如“宾馆的早餐免费吃”“衣服是打折买的”“这款手表正好降价”……

陪娘去北京的那些天,虽然短暂,但对娘来说或许一生难忘。我印象最深的是,娘为了提前赶到天安门广场看升旗仪式,前一天晚上竟然一夜未眠。那天,娘起了个大早占到有利位置,更不顾自己有腿疾,在人群中站了整整3个小时。升旗仪式开始后,她高举着并不娴熟智能手机,踮起脚尖,将仪式全程录了下来。

回家途中,娘翻看自己亲手拍的“北京回忆”,自责道:“唉,这个画面没拍好,当时人太多,挤得厉害。”我安慰娘:“咱们下次再来北京,再拍一遍升旗,还要去这次没去过的景点看看。”娘说:“还来啥!这次累得够呛……”

可是,娘喜悦的表情告诉我,这趟旅程,她累并快乐着。